

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 溯源探流与趋势分析^{*}

唐 慧 王继平

摘 要：在国内外教育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的当下，系统审视、重新认识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已成为准确把握德国职业教育全貌以及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术教育互动关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关键工作。在由普通教育类学校三分结构与职业教育类学校基本型、衍生型共同构成的德国多元学校教育格局下，职业教育类学校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术教育的分野与融通中逐渐出现类型分化和自我定位调适。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在本体功能和狭义体系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灵活，在兼顾类型坚守与功能延展的同时丰富了体系内涵，获得了生机活力。在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业已成为支撑普职等值、协同发展以及融通性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之一。

关键词：职业教育类学校；普通教育类学校；职业教育；高校入学资格；学校体制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研究助理 上海 201804
德国班贝格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班贝格 96052
同济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副教授 上海 201804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5-0097-16

^{*} 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一体化课程研究”(项目编号:A2022001)资助。

一、准确认识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谈到德国职业教育,绝大多数人脑海中自然浮现的便是举世闻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将“双元制”视为德国职业教育代名词,用双元制中的职业学校(Berufsschule)泛化指代德国所有职业教育类学校/职业类学校(Berufsbildende Schule / Berufliche Schule,以下通称为职业教育类学校),甚至在德国的公众讨论中也较为常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于不熟悉职业教育的外部人士来说,将职业教育类学校等同于职业学校可以简化交流的复杂性,超越这一范畴的议题极有可能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其它形式在其眼中极有可能只是职业学校的附属或变型,即使是教育学者,如果较少涉及职业教育学、经济教育学,有时也难以认识到职业教育类学校之间的差异。^①二是即使对职业教育的内部人来说,由于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形式、名称和特点复杂多样,各州间差异较大,其全貌也极难掌握;^②学校督导、文教部代表以及学校教师基于自身的工作性质和既有知识,也会对职业教育类学校持有不同程度的认知。三是对于职业教育学、经济教育学学者和专家来说,尽管他们了解全貌,但由于“双元制”的典型性和支柱地位,在学术圈内外讨论中仍主要以其为代表介绍德国职业教育,例如在涉及技能形成模式中的职业教育路径^③和职学混合教育中的职业教育模块^④时。也就是说,各类群体根据工作需要、研究侧重、交流场域的差异而对职业教育类学校进行简化理解和模糊处理,既合乎常理,又切实可行。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格局变迁及高等教育扩张进程,德国融通性教育体系逐步成形,其逻辑取向是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之间建立灵活多样的教育路径。^⑤协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术教育之间的关系成为德国教育政策的重点,由职业教育向学术教育的过渡和桥接更是职业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具备职业元素、却以授予普通-学术教育资格为主要目的的多种职业教育类学校纷纷进入大众视野。它们从职业教育端出发,为德国高校

^① Jörg-Peter Pahl, *Berufsbildende Schule: Bestand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2. Aufl.), 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2014, S. 13.

^② 同上, S. 15.

^③ Martin Baethge/Andrä Wolter, “The German skill formation model in transition: from dual system of VET to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 Vol. 48, No. 2, 2015, pp. 97–112, here p. 100.

^④ Lukas Graf, *The hybridization of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ia,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Opladen: Budrich UniPress, 2015, p. 91.

^⑤ 唐慧、谢莉花:《政策分析视角下德国融通性教育体系的构建历程与逻辑取向》,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84–95页,这里第84页。

入学资格类型分化及多样获取路径的制度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支撑普职等值和融通发展的重要前提。

可以说,鉴于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复杂性、发展性和重要性,系统审视、重新认识其完整结构和主要功能,已成为准确把握德国职业教育全貌及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术教育互动关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关键工作。特别是对于正在持续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普职等值融通有效路径的中国而言,基于对德国模式有益实践的学习与借鉴,全面、准确总结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经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类型确立与价值定位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人们解读历史,从中得出历史判断以映照现实。^①一部德国职业教育史反映了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将其置于包含普通教育体系的综合教育史中研究,才能使其结构和功能变得足够清晰。对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再认识,同样需要将其置于教育、尤其是与其并行的普通教育的历史发展和领域全貌之中。

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德国今天所谓的结构清晰、功能明确的职业教育类学校体制(Berufsbildendes Schulwesen/Berufliches Schulwesen)并非是一体设计、系统规划的结果,而是由历史交错发展而来。职业教育类学校体制的演进常态、功能性质和价值定位一直处于利益主体诉求的纠缠之中,在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高校教育的交叠区域之间寻求平衡。各独立领域及交叠区域的事件发生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仅按照单一的时间发展维度进行梳理较难得出完整全貌。为此,下文的讨论展开会兼顾时间顺序和功能分区两个维度:首先,介绍德国普通教育学校体系的基本结构,即低、中、高阶学校类型的形成,这三者构架起了德国普通教育体系的框架,也是职业教育类学校发展的结构基座;其次,梳理德国职业教育由企业、行业部分/全部转入学校体系的过程,即职业学校、职业专科学校(Berufsfachschule)和专科学校(Fachschule)的形成,这三者组成了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基本型;最后,归纳职业教育通往高校教育路径的产生历程,即专科高中(Fachoberschule)、职业高中(Berufsoberschule)以及职业/专科文理中学(Berufliches Gymnasium/Fachgymnasium)等的形成,它们构成了德国职业教育类学校的衍生型。

^① Dieter Grottker, „Geschichte der Berufsbildung in Deutschland: Der Beruf als historische Leitidee der Bildung“, in Rolf Arnold/Antonius Lipsmeier/Matthias Rohs (Hrsg.), *Handbuch Berufsbildung* (3. Aufl.),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0, S. 41–51, hier S. 42.